# 關中、外緣與田野：從陝西到寧夏的考察

李松駿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## 一、楔子——因何緣法，與之偕遊

在印度的宗教信仰中，宇宙的中心是須彌山。沒有須彌山的高度，或許不知道自己的渺小，也永遠看不見真正的偉大。出走壯遊，或許有一種力量，可以對自己做更深的生命叩問，用視覺開向一個共同的宇宙……

## 二、走在西安的街道上，冥想文明

初入住陝西師範大學舊校區的啟夏苑，馬上會令人想到，隋唐長安外郭城南面偏東的啟夏門遺址。放眼長安，以宮城、皇城為中軸線，所形成東西對稱的空間布局，不僅展顯了中國天圓地方的宇宙秩序，更在棋盤狀街道上，締造出中外文化共生的地景。然而，繁華轉瞬興落，帝國總會消逝。上下階層的生活，雖然藉著文字被記錄了下來，但也許還要仔細特寫，才能看見在歷史縱深裡，那些微小且不易被發現的思想觀念。在每日的課程裡，透過老師們帶領，細讀文本，解釋圖像，走進寺廟，抄錄碑文，像要重新回憶帝國昔日的輝煌，從不同地域文化的接觸衝突，到交流整合，不斷辯證著核心／邊陲、時間／空間、農業／遊牧、菁英／大眾、自我／他者的問題，反思著國家、族群如何形塑，怎樣擴張，又如何鞏固，怎樣延續。甚至，更根本的問題可能是：國家的存在對誰有意義？族群認同的基礎又何在？

## 三、在田野中追索歷史記憶的痕跡

從陝西到寧夏所走訪的各大遺址、廟宇、博物館，以及考古現場，不只是為了找到人文地理的知識，似乎更是召喚我們停留，讓我們在真實與想像之間，感受青銅禮器、陵墓石雕、寺院建築、碑刻銘文、石窟造像、壁畫圖像下的呼吸脈動，體驗長達千百年在荒煙蔓草中，不曾消失的溫度與情感。同時，人與物的關係也不斷發生變化，透過物件的考古、研究、展示及解說，使文化得以再現，復經個體到群體的視點解讀，遂能把握文化與知識主體的關聯。於是在走出書齋以後，我們得以發現民間文獻、傳說故事，乃至儀式行動，皆隱含著它的時代紋跡性，除可注意到歷史層累的現象之外，還能進一步測繪從地方到社會，制度是如何被實踐，權力是怎樣被滲透的結構過程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史料文字的價值較低，而是我們應該怎樣運用田野的方法，回過頭去檢驗文本的語境，對它們進行歷史人類學或地理學的

梳理，以重新打開物質文化史、生活史、身體史等研究領域的對話空間，探勘那些唯有經歷田野才能發現的事。

## 四、沙龍：多重跨域的碰撞與交響

通常在進行歷史判斷和解釋時，我們往往會不自覺陷入，由已知推未知的邏輯思考。加上現代學科分工過細，不免因知識過專，而錯失跨域整合的契機。但透過每晚田野導師帶領的分組與綜合討論，積極與不同學術社群對話，從分析文本與表徵入手，移動多點觀察視角，導出問題意識。切磋論學之際，或借鑒西方文學文化理論，或運用出土文物的證據，對既有的學術議題和觀點，展開表相與本相的深刻思辨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可以說彌合學科邊界的罅隙，讓我們看見了跨域演繹的可能。而本次多重跨域的實踐，不只跨越了文學與史學的藩籬，更結合了民族、考古、宗教、藝術、醫療等思維，同時它也是空間地域的越界，提供我們政治文化毗鄰衍生及多重互構的思考。在歷史發展的主調／低音、穩定／變動之間，如果沒有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批判視野，我們將無法透過區域的歷史性特徵，來解釋界限內外的重疊性、混合性與流動性問題，以共同織就一個解釋學的夏天。

## 五、尾聲——回車：幾時攜手入長安

看著手機裡存著前些日子，在須彌山編號第五窟，拍的一張依山而坐的大佛像。不覺想起古來西行求法者，無數劫來的漫漫長夜。他們時而並肩同行，時而擦肩而過。一如在這個暑假，在這座城市，與許多優秀的學員走過大山大河、街坊巷道，相互扶持依靠，尋絲路之有情。不論是歷史文化，還是風土民情，乃至於日常生活，都因為彼此對知識的真誠，對文化的熱愛，而使遠方的關心一直持續至今。常想緣分生滅之際，仍有那麼多學術同伴，是一件多麼令人快慰的事。那些共同奔走的日夜，彷彿秦腔瘖啞的古調，劇劇驚奇，折折精彩。對此，要鄭重感謝主辦單位的精心擘劃，老師們的鞭策鼓勵，以及會務人員的體貼安排。如果沒有大家的包容成全，我們將無法記下一場難忘的西遊夢。海角天涯以後，一些沈澱的片段燦影，反而漸次明朗。長安道上的轆轆輪響，持續迴音在人世的須彌山上，成為夢裡不斷敲擊記憶的聲音……